

你到底懂不懂？

□非非鸟

金喜轻轻脚地推开门，忍不住吊了句山歌：“噢嘿——对面介阿妹哟……”然后又猫下身，蹭了几下老婆的脸，呵呵地笑。

没在电视中的金喜老婆吓了一跳，说，撞鬼了？

“快乐大冲关”正在紧要一关。选手踩在巴掌宽的独木桥上，下面是哗哗激流，每一步都显得格外小心。

突然，扑通一声，那家伙一头栽了下去，冲关失败，前功尽弃。老婆也哇地大叫了一声，扭过身，狠狠瞪了金喜一眼。

金喜却面带笑容，脚步轻盈进了厨房，很快奏响了锅碗瓢盆交响曲。

哟，日头从西边出来了？的确，金喜结婚后下厨房的次数屈指可数。为啥？按他自己话说，单位公事累成半条命，回到家还不该休养生息？我们男人容易吗……

也是不容易。老婆也没话说，他的什么工资卡、奖金啥的，金喜全一股脑上交，这样的男人没几个了。只是让老婆不满意的是，金喜这人的确有强迫症，屁股后揣着小本，天天晚上回来就掏出来，念念有词，或减或增，说是细节决定成败。可注意细节的金喜，熬了几十年，还是办公室的一个副科长。

老婆倒不是非要金喜当啥官，主要是看不惯他谨慎过头的做法。比如要接待领导吃饭，金喜至少要提前一周谋划，一顿饭的方案，始终在他脑海里不停演练，光琢磨那菜单都比写长篇小说还要难，就像个剧务。领导说哪天要出差，他又开始规划：从交代司机整理车辆内务开始，然后是天气情况、穿衣指数、路上拥堵的预测，一直到抵达酒店后究竟先吃饭还是先回房间……简而言之，金喜是个细节狂，吹毛求疵的劲头堪比吉尼斯世界纪录。

这样的人，能开怀大笑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。难怪今天金喜的表现，令老婆疑窦顿生。捉摸了？瞎说。

既然没捉摸，为啥眉头笑得这样夸张？老婆哼了一声，检查金子了？

天上没有银子掉，除非你去撒钞票。金喜切了肉，随口回了句。

哟，平日神经兮兮的家伙居然还开起玩笑来了。老婆更觉不可思议。

哦，猜到了。一定是见到初恋女友了——你前几天不是说一帮同学回来，要相约小聚？对了，中午你在外面吃的——是不是聚会了？老婆竖起眉毛。

你这智商真可怜。不是捉摸就是和女同学吃饭——喂喂，能不能有点新意？金喜故意顿了顿，说：别瞎猜了，告诉你吧，我中午和黎强吃了个饭。

就这？就这。

老婆说，你俩熟，谁不晓得。就算他官大，别人难请到他，可你和他一起吃饭还少吗？值得这么高兴吗？熟是不假，可我们在一起，他也是当官的。金喜说，这不一样。

照你这一说，像是这回吃了顿饭他就不当官了？把你激动成这样。说，这回帮啥忙了？啥也没有，我也不要他帮啥。我没两年就退休了，无所谓。那……是黎强请你吃饭？去了最豪华的大酒店？老婆的逻辑推理继续深入。

不，是我请的。金喜说，上午心血来潮，就拨电话约了黎强。

你……老婆盯着他，像盯了个怪物。好端端请他干嘛？就是请他吃饭嘛，啥事都没有。金喜的心情丝毫没被老婆的白眼击伤。

神经病！那你那么夸张干嘛，还偷着乐？

电视上，第二轮冲关快来了。老婆对现行的话题开始兴趣减退，关注点切回电视，捏着遥控器随口问，在哪儿吃？

铜锣巷，阿珍餐馆。金喜眼神很沉醉，好久没去了。

小店？老婆嘴一撇。喂，那辆小车应该进去不去呀？老婆突然说，你不是最讲究细节吗？

我要他把车停外面，自己走路进去的——也好减减他的将军肚。

那……吃了些啥？老婆的眼睛还在电视屏幕上流连。

半份盐焗鸡，红烧草鱼……家常菜罢了。不过，我还点了份最有特色的成菜辣椒炒肥肠……以前在一起吃饭，可从来不能点的。

他不是不沾辣吗？

喂，反正我就点了。好吃！连菜汁我都蘸光了。金喜笑着说。

神经病！闹了半天，就这么一顿饭而已。老婆既失望又恼火，金喜的无名火，严重干扰了她看节目的注意力。

金喜顺着老婆的目光瞄了眼屏幕，说，你喜欢选手还是导演？

老婆不耐烦，你问得好古怪。谁都喜欢看选手冲关，导演嘛，肯定也喜欢。

要我说，导演才最潇洒。金喜似笑非笑地说。

莫名其妙，老婆再次嘟囔了一句。

导演想咋样就咋样，选手就只能按规则。今天我当了回导演。哎，这顿饭吃得真是空前轻松！以前多拘谨啊——不提了。喂，我说的你到底懂不懂？

不懂！老婆捏着遥控器调音量。

什么见识，金喜哼了声。哦，忘讲了，黎强上周从副市长任上退下来了。算了，鸭听雷！（客家俗语，意指听不懂、并显出一脸茫然的表情）

老婆望了望金喜，眼里果然一片茫然。

掩护

□杜观水



大漠雄风之一（纸本设色） □梁世雄

孙碧霞是位教书先生，生得唇红齿白，面若桃花，身材婀娜，常常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旗袍，人送雅号“阿靛”。

学校设在村子北头的一间祠堂里。阿靛老师的宿舍在祠堂的西北角，很小，只有三四平方米。没课的时候，阿靛老师常常到村里学生家里家访。她身上总带着一个本子，时不时掏出来，写上几个字，或者画一些旁人看着不明所以的符号。其余时间大多待在房间里。

乡长周瑜生偶尔也会过来坐坐，总是身穿那件灰色长衫。周瑜生在村里读了几年私塾，又到县里的六堡中学念了好几年新式学校，是村子里书念得最多的人。他毕业后在外地做了几年老师，前年回到乡里做副乡长，今年顶替周疤子做了乡长。

周瑜生一般是傍晚时候来。屋里点着一盏若明若暗的油灯，阿靛老师从抽屉里掏出小本子，从桌上拿起改卷用的红铅笔，两个人低着头在一起写写画画，末了撕下涂满

字画的纸，扔到正烧着水的火炉里。有时，两个人的头免不了碰在一起，两人对视了一下，又埋头写写画画起来。

这时候，管理祠堂的庙祝阿福就会悄悄地踮起脚尖，从门缝里瞧一会儿，然后走到大门外叠纸钱去了。

阿福曾悄悄地对人讲，阿靛老师和乡长周瑜生在搞对象哩，两人是县里六堡中学的同学。阿靛老师还是瑜生推荐来这里当老师的呢。

有时，几个大一点的学生白天课间也会到阿靛老师的房间里坐坐。阿靛老师就很和蔼，很大大方方地让学生坐到床上，有时还会从床底下拿出一个瓦罐里，掏出从家乡带过来的土特产给他们吃。

第二年入冬农闲的时候，学校办起了成人识字班，学生就是村里的一帮后生仔、后生女。阿靛老师主讲，乡长周瑜生偶尔也会过来讲课。学生们特别喜欢阿靛老师讲课，她讲课是说一口软绵绵的官话。奇怪的是，从没走出过村子、也从未接触过官话的学生似乎也能听懂。村里人猜测，先生是来自讲黎话的雷州半岛。

识字班深夜下课后，总有十几个毛头小子磨磨蹭蹭、拖拖拉拉地不愿意走，围住阿靛老师说一会儿话。有时候，老师会陪他们悄悄溜出祠堂。庙祝阿福发现，有几个晚上，他们半夜三更才回来。

四岔江的南岸岸起一座炮楼，第二年开春的时候，四五十个皇协军和一小队日本鬼子进驻了四岔口。

这时候，庙祝阿福就很少看到乡长周瑜生到阿靛老师这儿坐了。他倒是常常见到乡长带着乡兵，耀武扬威地入户征兵，或是带着强征的民夫到县城里修炮楼。

村里人恨透了日本兵，从此也恨透了乡长周瑜生。

四月里的一天，周瑜生带着十多个后生到县里做挑夫。到八月十五的时候，这十多个后生还没见回来。又过了除夕，仍然没有这帮人的消息。都传说是做日本人的炮灰了。

这十多个后生的家里人当然就不干了，纷纷跑过来吵。吵谁？吵阿靛老师呗。为啥？一是他们都不敢惹乡长周瑜生，二是这十多个后生齐刷刷

都是参加了阿靛老师的夜校班，且经常留下来陪老师说话。阿靛老师就用软绵绵的官话，安慰这十多个后生的家长，说是他们很快就会回来了，不要怕，我可以打包票。有时候急起来，脸更红了，就显得更美丽、更动人了。

庙祝阿福就为阿靛老师担忧，常常注意着她。晚上睡觉就很难入睡，入睡后往往做噩梦，常常从噩梦中惊醒过来。一天晚上，他梦见阿靛老师被人追杀，追兵是日本兵，二三十人，从四岔口江边的炮楼，一直向学校方向追过来，阿靛老师披头散发，跌跌撞撞，嘴里不停地叫喊着“救命……救命……”。阿福就跑去，想把她藏到祠堂里。这时，冲在前面的匪兵开枪了，“砰”的一声……

阿福就醒了过来。醒了过来之后，竟然真的听到了枪声，是从不远的四岔口江边传过来的。他摸摸家地爬了起来，不敢点灯。过了好久时间，他哆哆嗦嗦打开门走出去，一直往江边摸去。

突然，他被一个软绵绵的东西绊了一下，摔倒在地。他

爬起来摸过去，一看，路上横卧着两个人，血淋淋的。就着朦胧的月光，仔细辨认衣服，他认出一个穿着灰色长衫的是乡长周瑜生，另一个穿着藏青色旗袍的是……阿靛老师……

阿福可怜这两个后生，连忙跑回祠堂，拿来锄头，费尽力气连夜把这两人埋在离学校不远的山坡上。第二天，日本兵闯进祠堂，把祠堂翻得鸡飞狗叫，临走时，还一把火烧了祠堂。

四岔口解放后，当年被周瑜生带到县里做挑夫的十多个后生，随着南下的解放军大军，纷纷回到地方工作。四岔口的乡亲和这十多个后生口中得知：乡长周瑜生和阿靛老师都是受党组织派遣，到四岔口分别以乡长和教师的身份作掩护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。当年被带到县里的那十多个后生，是周瑜生和阿靛老师在四岔口发展的党员，党组织把他们转移到十万大山游击区后，又辗转到了山东解放区。那天夜里，两人召集同志们开会，被敌人发现后，为了掩护同志们撤退，都壮烈牺牲了……

一片空地

□韩旭峰

根据上级要求，单位里的几间老旧房屋被拆除，腾出一片空地。

有人说，这片空地位置不错，平整平整作为一个停车的地方，挺好。

有人表示反对，屁大一点的地方连三辆车都挤不下，大家为个车位再闹意见就没什么意思了。

那就干脆当作体育场吧，放上几张乒乓球台，全民健身嘛，既有益于身心又能够彰显单位活力，挺好。

有人表示不同意，这个地方临近大街，上班时间娱乐休闲，让路人录了小视频传到网上那可麻烦大了。

既然临街靠门，最好把这里栽上花卉，既绿化了环境又美化了街景，挺好。有人建议说。

这个提议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，不过也有人反对，说种了花草树木不要紧，可是得有人来维护，这么小的一块地方雇人值不得，如果需要职员轮流干活，可得提前征询大家的意见。

不如把这里开成一片菜地，种点新鲜蔬菜。门卫刘师傅说。

种菜是好事，但是菜长出来算是谁的呢？算老刘的，肯定不行。算单位的，张三拿一把李四摘一筐，因为谁拿的菜多谁拿的菜少，还不打得头破

血流？

有基层干部想在领导班子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让领导拍板，这让几位主要领导都很不满，这样的小事居然也要上会？真是乱弹琴！

领导很忙，基层干部也很忙，职员们也都很忙，这块地就这样空闲下来了。

有多事的门卫刘师傅出主意，让他把这里不声不响种上菜，弄个既成事实。刘师傅是个实在人，有人这么说，他就这么做了，利用早晚工余的时间更换肥土，平整土地，打算种一些时令蔬菜。

领导们发现这一情况非常愤怒，直接质问老刘，是谁允许

他在这里开荒种地的？

这让老刘十分尴尬，既成事实的计划立刻搁置了。

虽然没有领导批示，也没有人维护，但是闲置的土地却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，一场春雨后，野草不受控制地长了起来。有着充足的阳光雨露，又有肥料又透风又有水，野草长得非常茂盛，团团簇簇，生机勃勃。

进进出出的人们，走到这里都会多看几眼。没有上级通知，领导没有关注，没有做体育场，没有建停车场，没有种花种草，菜也没有种成，这片空地活成了自己的样子，也挺好。

容璞解读黄公望《溪山图》：

父亲用“容庚秘篋”印章表达他的极度珍视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文艺 周欣怡 实习生 梁善茵 图/羊城晚报记者 贺全胜

佳作令人神往

黄公望(1269—1354)，本名陆坚，世居江苏常熟，后嗣于浙江永嘉黄氏，遂改姓黄，字子久，号一峰、大痴道人等。黄氏曾受赵孟頫影响，上师董源、巨然等诸名家，晚年大变其法，自成一派，被推为“元季四大家”之一，晚年以《富春山居图》留名于史。

此次展出的绢本《溪山图》高161.8厘米，宽46厘米，描绘了一幅具有野逸气息的山水景色。此画中笔法细密，描绘景物扎实严密，枯笔淡墨，层层加描，呈现出一种脱凡趋圣的散逸心境。

画面共盖有六枚印章，分别为寿平、恽正叔、陋香馆、曾在方梦园家、吴子玉、容庚秘篋。前三枚印章，都属于清代画家恽寿平(字正叔)，陋香馆是其书斋名。后三枚则分别属于清末收藏家方梦园、容庚，以及书画家、鉴赏家、吴荣光的五世孙吴瀛。

自有独到判断

黄公望的作品存世很少，容庚初所见多为明人临作。据容庚自记的《颂高书画小记》中所写，本次《绘冠南天》展出的“黄公望山水半幅”购于1954年。

当代书画鉴定家张葱玉曾认为画上字迹干涩，或疑为伪作。坊间普遍认为，该画曾经被割裁，画面中的山体、村舍不完整，更无作者款识印章，最为藏者忧虑。不过，清代常州画派代表人物恽寿平一度收藏了该图，更在上角题识：“此图无款识，遂沦落东园之陋香馆，能不

收藏人舍我取

容庚有其独特的收藏方法和理念。“父亲一介书生，并没有太多财力进行收藏。”容庚回忆，除节衣缩食外，容庚以“人舍我取，人取我舍”为收藏方法，力图通过其学识、目光去发现冷僻之物的价值。

1956年，容先生的六个子女均已从大学毕业，达到他对子女所承诺的培养计



“容庚秘篋”印

保存的纸本。”容璞介绍，容庚认为该画笔墨厚重，非明清人所能有的气格，应为黄公望70岁以前之作。黄公望晚年变法，其存世经典《富春山居图》就作于70岁以后，其70岁以前则不为世人所重，故后世难以辨别。书画家、鉴定家谢稚柳亦深以为然，于是在该作品的右上方边缘题下跋语，力证其真。

极为珍视的藏品所用的印章。”容璞说，在《溪山图》上钤有此印，足见容庚对该作品的认可。在晚年自传中，容庚也曾检视个人珍藏，其历代画作中最得意者，就是“黄公望山水半幅，有恽寿平题跋”。容璞说，这件平人家的前生所珍，早年经其亲自捐赠，已永远属于国家。



黄公望《溪山图》



容庚之女 容璞

广东省博物馆推出的《绘冠南天——粤藏宋元书画特展》上，有一批曾经被岭南鉴藏家珍藏的宋元书画珍品。它们与岭南结下了不解的情缘，从中亦可见岭南学人的收藏风尚。

其中正在展出的黄公望《溪山图》，原为著名学者容庚的旧藏。容庚先生之女容璞向羊城晚报记者讲述了容老收藏的故事与理念。